

m EIJIUYESHAREN

现代侦破推理小说

美酒也杀人

老查 /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Seagram
V.O.

DIAN WHISKY
BLEND

Canada's finest whiskies

WHISKY IS SIX YEARS OLD

BLENDED AND BOTTLED BY
JAMES E. SEAGRAM & SONS, INC.
WATERLOO - ONTARIO - CAN.

IMPORTED BY
WILLIAM T. SEAGRAM & SONS
NEW YORK

现代侦破推理小说

美酒也杀人

老查/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酒也杀人/老查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1

ISBN 7-80171-225-0

I. 美…

II. 老…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200 号

美酒也杀人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188 千字 插页 2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80171-225-0/I·168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目录

一、高度危机·····	1
二、晚餐中断·····	13
三、洋酒命案·····	21
四、司马其人·····	42
五、寥无头绪·····	73
六、纸上谈兵·····	95
七、不期而遇·····	108
八、话不投机·····	114
九、欲盖弥彰·····	137
十、弄巧成拙·····	154
十一、初窥端倪·····	164
十二、江洋大盗·····	174
十三、百密一疏·····	194
十四、柳暗花明·····	217
十五、节外生枝·····	236
十六、真相大白·····	248
十七、罪行始末·····	259
十八、狗尾续貂·····	274

1

高度危机

一九九七年六月的最后这一天，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同一件事，素有东方明珠美称的香港，终于迎来了它在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个时刻，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件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发生了。

英国驻华使馆内，在夕阳的矇眊光线下，一份单张文件正在一台传真机上缓缓移动。不同寻常的是，这份发往英国陆军情报部的急电竟然是通过普通民用通信线路传送的，而近在咫尺的加密电传机却静静地闲置一旁。

两分钟之后，远在西半球英伦半岛的陆军情报部，值班军官手里已经拿到这份传真件，首先映入值班军官视线的，是传真件大幅空白处的三个大写单词：

URGENT! URGENT! URGENT!

接着他看到的是“ATTN”后面紧跟着的一个人名：

“乔治·布鲁克林少将”。

而电文却十分简单：

爱子失踪。

在此特殊时刻，不免令人多虑，是否与中英政

美酒也杀人

①

治关系有染，尚未可知。

今悉乔治将军恰随同王储于香港，望此消息不会影响他的行程，毕竟他是爱子的教父。

又及，中国警方已来人调查，尚无头绪。

“这条专线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用过了。”值日官华莱士少尉自言自语道。

“我还记得上次通过它传来的报文，说我们尊敬的首相跌倒了……”旁边的莫兰上校难过地摇着头。

“我早就想去喝杯茶，这几天我的胃可糟透了。”华莱士少尉说。

“把它先放在这里吧，你可以回来之后再转发。”莫兰上校淡淡地说，“我想王储和乔治少将还得过一会儿才能回到‘维多利亚’号。”

“是啊，他们这趟旅行可真够糟心的……”

北京时间下午六点钟，公安部十一局十三处办公室，我正在整理一摞卷宗，房门一开，进来的竟然是我的上司。

“曹汉中，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他说。

我心里很清楚，他上次这么推门进来是一年前的事，那次是因为我国一名高级技术人员外逃。

“英国大使馆高级武官端纳先生的儿子失踪了，”他接着说，“半小时之前他们报了警，市局的人已经到现场了。”

“在英国大使馆吗？我马上去。”我说着已经站起身。

“不，你先要去西郊机场。”上司说，“你的老搭档现在正飞在天上。”

“你是说司马……”我惊讶地问，“有这个必要吗？”

“现在不是讨论你的自尊心的时候，”上司已经走到门口，“你应该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了这件事……随时向我通报情况。”

房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我赶到西郊机场的时候是六点二十分，十分钟之后，一架海军航空兵的轻型飞机降落在跑道上，随后，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走下飞机。

“你从哪儿来？”我迎上去问道。

“北戴河。”他答道。

“我的上司怎么会找到你的？”我惊奇地问。

“他去开会，偏巧碰上。”他答。

“他可真行，竟然还动用了海军……”我一边嘟囔着一边引他上了汽车。

当我们赶到英国大使馆的时候，时间刚好是七点钟。

宽大的房间内，虽然所有的电灯都亮着，却还是让人感到阴暗。屋里已经坐着六个人，他们分别是，武官端纳及其夫人，翻译小姐，武官的司机，以及两名当地警察局的警员。

翻译小姐向我们介绍了端纳夫妇之后，又把我的自我介绍转译给他们。

“这位是公安部十一局十三处的曹处长。”

我明显地发现在端纳先生原本阴沉的脸上又掠过一丝厌恶的表情。

“这位是曹处长方面的特别顾问，也是著名的律师，司马尚文先生。”

端纳夫人的脸上掠过一阵疑虑和不信任。

“好吧，请你们谈一下情况吧。”我开门见山地说。

翻译小姐与端纳先生说了几句话,而后对我们说道:

“端纳先生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还是让他的司机讲述一下吧。”

我疑惑地望了一眼坐在一边的那个满脸紧张神色的司机,点头说道:

“好吧。请尽可能详细一点。”

年轻的司机想了想这才开口了。

“今天下午四点半,我按时去景山小学接小端纳。”

“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去接他吗?”我插话问道。

“是的。”他说,在我的示意之下他继续道,“我到的时候是四点三十五分。”

“以前你有过迟到的时候吗?”我问。

“有过。”司机回答。

“这种情况下小端纳会怎么办?”我又问。

“他会等在那里。”他说。

“最长时间他等过多久?”我又问。

“大约,三十分钟。”司机不好意思地说,接着又解释道,“北京的交通你知道……”

“我知道,”我打断他,“请继续吧。”

司机踌躇了一会儿才说:

“今天我到的时候是四点三十五分,距离学校门口还有二十几米远的时候,我看见小端纳站在人行道上,手里拿着一根冰棍正在吃着。”

这时,一旁一直未开口的端纳突然说话了,正当我不明所以的时候,翻译小姐告诉我说:

“端纳先生说这不可能,他的儿子是不会站在马路上吃

东西的，这是他一贯的家教。他还说司机一定是认错人了，当时他的儿子显然已经不在那里。”

司机立刻为自己辩解道：

“没错，一定是他，我离着只有二十多米，不会看错的。”

端纳先生依然固执地摇着头，于是我说道：

“好吧，你究竟是不是看错了人总会有结果的，请继续吧。”

“我正要把车子靠过去，正在这时，一辆自行车突然闯到我的汽车前面，我猛踩了一脚刹车才没有撞上它，可是我后面的汽车却把我的车子撞了。我停车下来查看，好在车速比较慢，就是后保险杠有一点碰伤，我也就没找交通警察来处理，马上开车来到学校门口，可是这时才发现，小端纳不见了。开始我以为他就在附近，可是等了二十分钟不见人影，进学校一问，老师说早就放学走了。我这才着了急，赶回来问家里人，都说没回来，又打电话问了几个他的同学的家，都说没看见，于是就报了警。”

“你差一点撞上的自行车上面是个什么人？”我问。

“不知道，我下来查看汽车的时候，那人可能就溜走了。”

“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吗？”我又问。

司机摇摇头：“当时有很多人围观，乱哄哄的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那么，从后面撞了你的汽车你总该记得吧。”我说。

“是一辆普通白色桑塔纳，别的也不记得了。”司机说。

“你为什么不下记下它的车牌号码？”我问。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嘛，我的汽车没撞坏，所以就让它

美酒也杀人

5

走了。”司机说。

“你下车察看情况用了多长时间？”我又问。

“也就不到两分钟。”

“你的视力怎么样？”我问。

“好得很，”司机说，“我不会看错人的，小端纳穿的什么衣服我记得，早晨是我送他去学校的嘛。”

从整个事情的经过上看，这完全可能是一场有计划的劫持行动，特别是其中出现了突如其来的拦路场面，而且时间又是把握得分毫不差。然而困难的是，司机对于两个重要人物的情况都毫无记忆，这便使调查无从下手，只能寄希望于寻找在场的其他目击者。

美酒也杀人

正在我思考的时候，身边的司马尚文突然开口问道：

“你看见小端纳的时候，他身边有别的什么人吗？”

司机想了想才说：

“不好说。当时正是放学时间，学校门前人很多，我不能说定。”

6

紧接着，司马尚文突然讲了两句英语，端纳先生迟疑了一下，终于回答了一句话。

“端纳先生同意你们去他家里查看一下。”翻译小姐对我说。

一行人来到端纳的家，司马尚文在端纳的指引下，走进小端纳的房间。

房间内的陈设十分舒适，各种器物井井有条，的确让人感到某种严格家教的成效。与一般十岁儿童不同的是，小端纳的房间内明显地存有太多与军事有关的物品——玩具沙盘上散乱着各个国家著名型号的坦克模型，墙壁上悬挂

着自二战以来各个时期的代表性飞机的图片，一门榴弹炮巨幅彩照上竟然标满了模拟的弹道参数与射击诸元，一幅小画面全景照片上赫然是“谢菲尔德”号巡洋舰的昔日雄姿。

这时，司马尚文却对着桌上的一本影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可以看看吗？”他用英语问端纳先生。

端纳明显地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

司马尚文迅速地翻看了几页之后，突然停下来，用手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问道：

“这个女人是谁？”

我看了一眼，那是一张两人的合影照，一个儿童显然是小端纳，另一个是中国人，一个二十多岁的妇女。

“她是小端纳以前的保姆。”翻译小声将端纳与司马尚文的对话讲给我听。

“司马先生问，她现在哪里？”

“端纳先生说，前年她就回四川老家去了。”

“司马先生问，她是否回来过。”

“端纳先生说没有。”

“司马先生问，有没有她的联系电话。”

“端纳先生说，甚至连她的通信地址都没有。”

“司马先生问，她从前在这里的时候谁是她最好的朋友。”

“端纳先生说，是一个法国二等参赞的家庭保姆。”

这时司马尚文又问了一句什么，端纳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很久才生硬地作了回答。

美酒也杀人

7

“他们说什么？”我问翻译。

“司马先生问端纳先生是否与儿子最近有过争吵。端纳先生说他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翻译小姐小声地说。

司马尚文微笑了一下，没说话，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对我说：

“我想，端纳先生的儿子没有任何危险。”

这时，翻译小姐已经将他的话译给端纳听，端纳的脸上现出一种狐疑的神色。

“请你告诉他，”司马尚文对翻译说，“请他立即打电话给那个法国参赞的家。”

很快，端纳的脸上现出一种不屑与不耐烦的神色，并且说了几句话。

“他说，这绝对没有必要，中国保姆走了以后，他们两家很久没有来往了。”

“我这是在履行我的职责，除非他放弃要求中方提供帮助。”司马尚文严肃地说。

8 端纳听了翻译的话，好一会儿一言不发，末了，突然转身走出房间。

我们回到客厅，许久不见端纳回来，大家正在疑惑中，只见他表情严肃地走进来，一言不发地坐在他的夫人身边，许久，忽然说了一句话。

端纳夫人的脸上立刻现出狂喜之色，口中涌出一连串让人听不懂的话。

“是的，他的确在那里。”翻译的脸上带着微笑说。

两位在场的市局警员张大了四只眼睛，吃惊地直视着司马尚文，而我在心中虽然也十分惊讶，但毕竟这样的场面

经历过多次，至少还能做到不动声色。

· 在一阵惊喜的嘈杂之后，端纳先生缓缓地说了一句话，他那张正统军人的脸上还是平静如常。

“您是怎么知道的？”翻译小姐替端纳带出一副好奇的表情。

“他先要告诉我他们父子之间为什么争吵。”司马尚文提出了一个无理要求，“其实，他就是不说，我也能猜到几分。”

端纳沉着脸，许久才说出两句话。

“他说，从今天开始，大英帝国的太阳也将像其他国家一样有升有落了。”翻译小姐说。

我听了，觉得这句话有点所答非所问，然而司马尚文却显然完全明白了，许久他才说道：

“太阳总会有升有落，这是自然规律，非人力可违。”

说完，他已经起身走向门口，全然不去理会身后的几双惊异的眼睛，在门边他回过身来说道：

“我只依靠两件事，便推论出这个结局。冰棍和照片。”

我们离开端纳的家的時候，正是晚上九点钟，此时，全世界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东方的历史性场面上，而我们刚刚面临的危机却已经烟消云散，甚至根本不会为人所知。当然，眼下正在发生着的另一件事，我们却毫无察觉，一份加急电文正在悄悄从英国驻华使馆发往英伦半岛。

“嗨，你看这是什么！”华莱士少尉惊奇地从电传机上取下一页文件。

莫兰上校接过来念道：

虚惊一场，犬子已归。

请向乔治将军致以歉意，希望他东方之行愉快。

端纳谨启。

“幸亏我去喝了一杯茶。”华莱士少尉一边将前后两份文件装订在一起一边说道。

“上帝保佑，这个报丧的专线总算来了一回好消息。”莫兰上校咧着嘴说。

“你看还有必要转发给乔治将军吗？上校。”华莱士少尉问。

“等他回来在办公室阅读就行了，”莫兰上校说，“这个时间，我想‘维多利亚’号也该起程了。”

“这可是大英帝国从香港返回的最后一班国内游轮……”华莱士少尉自嘲地说。

凌晨时分，英王储查尔斯先生正用不带任何留恋神情的目光，最后望了一眼夜色中的香港——这颗镶嵌在女王皇冠上长达百年之久的东方明珠，他的一只手局促地按了一下裁剪合体的双排钮西装的衣襟，匆匆离开了灯火通明的中英香港主权交接会场，向着悄然停泊于夜幕中的“维多利亚”号走去……

第二天一早，我便来到我上司的办公室，向他报告这个好消息。

“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

上司在听完我的讲述之后，面带疑惑地问道。

“这个嘛……”

我的脸上有点发热。

“好啦，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他安慰道，“你有你的长

处。做个不恰当的比方，你就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猎犬，而他呢，更像是一只老谋深算的狐狸，你们两个……”

他的话正说到这里，却被敲门进来的助理打断了。

“英国大使馆来的传真。”

我的上司看过一遍之后递给我：

“是关于昨天晚上的事。”

我接过来小声地念道：

敬致中国公安部十一局：

昨日就敝馆端纳武官之子走失一事，贵部十三处给予大力协助，并于短短数小时之内化解疑团，以慰武官夫妇失子之惊，更免除贵我双方友善关系之嫌隙于一瞬，其实恰逢香港主权交割，便更具特殊意义于斯。

是故，特向贵部十三处致以崇高敬意，并致谢协同人士司马先生，彼之出色表现，于此颇具悬念之事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才思敏捷，几如敝国传奇人物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再现，此等殊荣，实不为过焉。

“好啦，别再念下去了。”我的上司说，“如果让你那位搭档知道他们这样评价他，他一定又会骂街。”

“可是别人还都以为这是在恭维他呢。”我将文件还给上司。

“你得承认，我这次调他过来是正确的。”上司得意地说。

“可是，你是怎么会想到动用海军的呢？”我不解地问。

“你以为几百万军队只是用来防备世界大战的吗？”他不满地看了我一眼，“避免战争远比赢得战争更为重要。”

当我起身向外走去的时候，上司在我身后说道：

“你今天可以按时下班，替我去谢谢他，顺便再解释一下，他回去可就没办法像来的时候那么风光了……”

2

晚餐中断

晚上六点钟，我来到司马尚文的住处——首都饭店，他正要去吃晚饭，于是我们一同来到名为“闻潮阁”的中餐厅，据说，这个餐厅的粤菜就像它所在的饭店一样著名。

“我还是不懂，”我们刚刚坐下，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口了，“虽然我已经知道了你注意到的两个要点，冰棍和照片，可我还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推论出来的。”

“这并不十分玄妙，”司马尚文微笑了一下说，“当司机第一次提到看见小端纳在吃冰棍的时候，我便注意到这个细节。特别是紧接着端纳先生出来反对说，他的儿子不可能站在路边，在大庭广众之下吃冰棍，我便更加对这个特别的现象给予重视。”

“可是你为什么不怀疑是司机看错了人呢？”我问。

“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他说，“但是在这件事中，可能性很小。”

“我曾经想到过，可能是司机为了推卸责任而编造出来的。”我说。

“接孩子回家迟到了五分钟，这实在算不上什么过错，即便是像英国人这么讲究守时的人，何况一个地道的中国

美酒也杀人

13